

本期主题:童年旧事

## 绣花的小枕头

■ 张媛

在这秋冬交替之际,天气突然变得异常寒冷,我打开衣柜找冬装。突然,看到一个小枕头,那是我外婆在我读小学时手工帮我缝制的,上面绣的花还是那么美丽耀眼。此刻,我好想外婆,外婆矮小的身材,她老人家总是穿灰色或者黑色衣服,走路很快。外婆的手很巧,能画能绣,村里的姑娘结婚总是找她绣窗帘和窗帘布。

记得童年时,每到周末,我会不辞辛劳步行三个多小时去外婆家。山里的野果成熟了,外婆会采摘毛栗、野草莓、小柿子,放在通风的地方,让它自然成熟。外婆自己砍柴做饭,她老人家经常告诉我哪些树不能砍,我学到很多东西。

我到桂林工作后,外婆头疼得厉害,没有钱看病,经常吃一些去痛片,我时常寄钱给她买点猪肉和日用品。每次回去看望她老人家,她会紧紧抓住我的手很久不松开,激动得眼泪一直在流。那瘦小的身材在灰暗的屋子里为我煮红薯、鸡蛋和玉米,一直忙个不停还不让我帮忙,我知道这些都是她自己舍不得吃一直为我留着的。此刻我泪流不止……

我成家后,没有像以前那样频繁回家,但半个月会写信给外婆并在里面夹一个写好的信封,外婆会将信写好的信放在信封里寄回来给我。外婆童年时读过书字写得很好看,她在信中告诉我家里情况和身体状况,鼓励我干好工作不用担心她。

外婆已经离开我22年了,通往外婆家的那条路已经成了水泥路。外婆的房子由于年久失修,已经倒塌,如今已物是人非。

有了外婆的鼓励,我在工作上一帆风顺,儿子也考上心仪的大学。每当看到这个小枕头就会想起外婆的点点滴滴,仿佛看到她老人家带着老花镜在煤油灯下穿针引线。思念从未断过,一幕幕像电影一样放映,久久难忘!

童年的一些事也成为我最美好的回忆。



## 牛背上的童年

■ 唐安永

最近回了一趟老家,还没进村口,看到邻居家张大爷的孙子牵着一头黄牛正在放牧,黄牛悠闲地在路边啃吃青草,时不时还发出“哞哞哞”地叫声,这一突如其来的画面,把我的思绪一下子拉回童年……

我的老家是穷乡僻壤,父辈们都过着春种秋收的“原始”农耕生活,耕牛便成了当地农家兴衰贫富的代名词,记忆中我们村子里十几户人家几乎都饲养耕牛,我家养的是一头大水牛,我的童年时光几乎都是在牛背上度过的。

每当放学回家,伙伴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将牛赶到山上,一些好斗的公牛相见,怒目圆睁,竖起尾巴,停止吃草,展开搏斗。那时的我们也喜欢看公牛角斗,任凭它们厮杀,公牛们鏖战数回合,败者夹着尾巴溜了,胜者则在原地悠闲自得地吃着青草,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

斗牛结束,牛群就当什么也没发生,安心觅食着青草。伙伴们则在无际的山野里无拘无束地疯闹,或寻找鸟窝,或采摘野果,或掏马蜂窝,或捡拾庄稼地里遗落的洋芋、红薯……玩累后,大家将捡拾的“战利品”堆放在一起,再次加工共享。

最高兴的要数柴火烤黄豆,大伙找来一堆干柴,用一把野草点着后,再趴在地上鼓起腮帮使劲吹火,火借“气势”熊熊燃起,一股青烟伴随着我们欢笑声渐渐高远,明火尽后,再将捡拾来的黄豆埋进碳火里。不一会儿,被炸开腰身的黄豆便在火堆里上窜下跳,响声四起,炸起的火星伴着那浓浓的香味儿飘向远方。吃完黄豆,伙伴们相互对视,扮着鬼脸,只见黑不溜秋的脸蛋露出白白的牙齿,玩过头时,常常忘记牛的存在,牛就会趁机跑去偷食作物。

放牛生涯里,最快乐的莫过于骑在牛背上回家。

刚学放牛时,看到我家高大威猛的水牛,很是胆怯,别说骑牛,连靠都不敢靠近。我家那头水牛很是通人性,与它相处时间长了,便有了很深的感情。最初骑牛时,很是胆怯,我试着慢慢靠近它,它不但不反感,反而还用舌头舔我的小手和脸蛋儿,我便萌生了骑牛的念头。天生弱小的我,要想跃身跨向高高的牛背,难于上青天,我就试着从牛头爬上牛背去。没想到当我双手握住牛角时,牛似乎知道我要去它的背上,就乖乖低下头,让我双脚踏上牛角,待我站好后,它才抬起头,我借势爬向牛背,调整姿势,昂首挺胸,轻拍牛背,惬意地赶着牛儿回家。蓦地,脑海里浮现出南宋诗人雷震的诗句“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

时过境迁,乡村振兴步伐加快,机械化耕作逐渐替代了牛耕,农村养牛户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童年在牛背上的往事却仍时不时浮上我的心头。

## 难忘“烘笼”暖

■ 明伟方

每年天气一冷,我就禁不住想起童年在老家使用的烘笼。“烘笼”是我们那个地方的叫法,有的地方叫“火塘”,或许那才是它的大名。

这玩意在暖手宝、暖脚宝等满天飞的今天,可能早已失去它的价值。可在那个年代,家家必备,是御寒取暖的宝贝。烘笼的烧制应该很简单,土陶品,跟家里用餐的瓦钵差不多,只是口径大一些,上面有一个提把。讲究些的还在外表面上了一层釉,很光滑。

记得我家的那只是没上釉的,布瓦一般的青黑色,有些粗糙。没上釉的要便宜一些,符合我家那时的经济条件。生烘笼也简单,在里面放些瘪谷壳,或者棉籽壳,再从灶膛里取点正在燃烧的柴火放在上面,把谷壳引燃就好了。

开始会有点烟熏,待谷壳慢慢过火就基本没有了。严格地说,烘笼应该是人手一只才好,提在手上温暖又随身,但这是不可能的,毕竟要花钱买呀。那时我家八口人,也只有一只,村里一家有多只的也不少见。

怎么办呢?那就靠我们自己动手自制了。随便在家找一个破盆子,能够装瘪谷壳就行,没有提手就捧在手上,照样暖气拂面。记得那时的冬天比现在冷,母亲总是在放学之前,就生好了烘笼,我们放学之后跑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几双小手一齐聚拢在家里唯一的烘笼上,那可是真心的温暖。

也有同学带上它进学校,上课时放在下面烤脚,让人羡慕。下课了,带了烘笼的同学桌子旁就成为了聚集的热点,烘笼的小主人此时也一脸的骄傲。烘笼的作用也不仅仅局限在烤火取暖,在家里还有大用途。有幼儿的家庭离不开它,用来烤尿布,很快就干爽了,烤的时候,浓浓的尿骚味弥漫,让整个堂屋氤氲一片,人们并不在意,毕竟这就是生活的味道。

而我们对于烘笼功能的开发会更多,当然都离不开解馋了。一是炸蚕豆、炸玉米,在烘笼里放几粒蚕豆、玉米,一会儿就“砰”的一声,炸开了花,熟了。将上面的草木灰吹一下,放进嘴里了,真的好香。有时候在课堂上,谁的烘笼炸响了,会引来大家的瞩目,老师就会严厉呵斥,全班偷笑。二是烤红薯,烤红薯需要足够的火与时间,不是每次都能烤熟的,往往我们也等不及烤熟烤香,在红薯半生不熟时就开吃了,不是那么香,也足以解馋。

除了这种小烘笼外,每个家庭还会有大烘笼,把用破了的搪瓷脸盆废物利用,威力更大。这种大烘笼一般放在堂屋中间,晚饭时一家人围着它端碗吃饭、聊天,也是少不得。烤鞋垫也是大烘笼的一项使命,几双润润的鞋垫同时在上面烤干,那气味就是在比拼谁的脚丫香,往往闻着气味相互取笑,而后大笑。

大笑中,满屋暖风。如今再也见不到烘笼了,可当我坐在空调下,还是不时想到它。我知道,不是人老了,是心少了。心少得时时梦回童年,梦回可爱的故乡。